

By Dr Wong Chiang Yin, SMA President

饭堂论，论饭堂

花开花落，朝露依然暮草原，不留恨；
云际云散，暮风不时牵往事，又一年。

冬至前夕早上，又是风骤雨疏的一天。正在办公室里赶文件时，一位中央医院高级顾问医生来了则震撼性的简讯：“见习医生饭堂(Houseman Canteen)要停业了！中午快来吃最后一碗‘面薄’吧！”

脑海一阵疑团，复：“真的吗？！！！！”

“下个星期就没了！”

糟了！刚好中午有别的约会。我急忙拨电话给一位在新加坡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工作的管理层朋友确认一下。朋友解释：是饭堂隔壁的停车场要关闭了而不是饭堂。见习医生饭堂将在明年二月才搬迁到附近的空地继续营业。不过面薄摊小贩可能就真的要退休了。停车场的关闭和饭堂的搬迁是为了落实新病理学大楼的建筑工程。原来还有两个月饭堂才搬迁，我放下心头大石，松了一口气。

我国大半以上的医生所熟悉的见习医生饭堂是位于中央医院第七住院病人大楼

的前面，欧南医学园(Outram Medical Campus)里一个被外人及时间遗忘的角落。油烟弥漫，人群熙攘，布置一切从简，它给外人的印象是那么的陈旧，落后，平民化，甚至带有一点低档的感觉。同时，饭堂的气息对我们这些曾在欧南医学园生活工作过的医生来说是多么的温馨和难忘。饭堂与医生们成长，世态万变，但它依然还是那副老样子。早餐惯例一杯咖啡乌五角钱（去年才刚加价到五角），一碗面薄两元（注：必加黑醋），人生一大快事也。我与同事们聚集一桌共饮畅叙，杯起杯落的岁月间品了无数风流人物，饭堂依旧在。医学界的是非因果，成败得失，就在这儿论述。友谊和共识也建立于这谈笑风生中。

多年来碰过多位非医生的保健行政高官和医院管理层。其中有好几位初到步时都向在下询问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医院的复杂环境和人际关系。我给他们的建议总是那一句：“多在见习医生饭堂（或其他医院的医生饭堂）喝咖啡，跟医生护士们聊聊天。”这建议听起来有点轻浮不羁，游手好闲，其实不然。经过饭堂的交流经验和磨练是一个外人（甚至是一个医生）能认识到我们医学这专业的理想，顾虑和避忌的捷径。不



Dr Wong Chiang Yi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48th SMA Council. He is als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in a public hospital and a Public Health Physician. When not working, his hobbies include photography, wine, finding good food, calligraphy, going to the gym and more (non-paying) work.

◀ Page 12 - 饭堂论, 论饭堂

过话说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在下这个非比寻常的建议。可能他们觉得饭堂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吧。

见习医生饭堂不只是一个好的饮食和信息中心，它教我们的其实是一套理念和价值观。要成为一位良医，必须先懂得做人之道，而见习医生饭堂就是这人品培训的重要非临床场所。一群医生们查病房后到饭堂用早餐，顾问医生老大会风雨不改的掏腰包把钱交给刚毕业的见习医生，后者也会自然地排队替前辈们买饮料，端茶水。虽然看起来没什么，这谁付钱，谁排队的不成文规矩，经无数岁月的施展，已在医生们心中酝酿成一股有凝聚力量的宝贵伦理。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这么说吧，医生饭堂就是医生群体的命脉和灵魂，它能帮我们在医学界中达到孔子提到的“知言”，“知礼”和最终“知命”的不同修身阶段。

去年的风风雨雨总算过去了，还是那一句：“坚守信念，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今年在下步入中年，子曰“四十而不惑”，虽然还远远不及“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个化境，不过的确觉得人生观也逐渐简化了。新的一年是未知数，就如不知搬迁后的‘新’见习医生饭堂会不会仍保留着以往的气氛和意识。但愿会如此吧。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坐在新的见习医生饭堂里喝咖啡，品人生，因为饭堂的课是永无止境的。

借此祝各位前辈同行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四季平安。 ■

黄长彦
新加坡医学会会长
2007年12月26日